

笔意健劲 修养深涵

——文金扬的画作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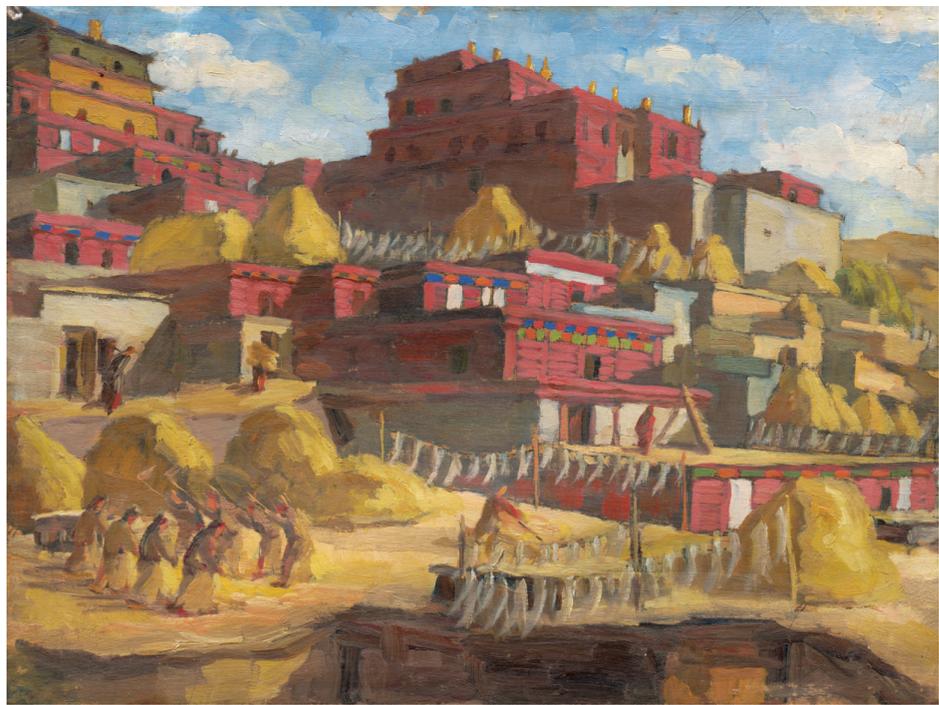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老一辈艺术家文金扬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为中国美术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老教书匠”，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艺理弘通——纪念文金扬诞辰100周年”展览近日在该校美术馆举办，展品涵盖文金扬的教學手稿与教具实物，以及国画、油画、素描、版画作品近百件。

文金扬专注于美术技法理论教学，倾尽毕生精力。展览总策划、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评价道：“从20世纪早期开始，许多中国美术家在从事创作实践的同时，也注重研究技法理论，著书立说，讲学授业，使得美术技法理论成为一种学术新知。在这个领域集平生之力锲而不舍，在解剖、透视和色彩三个领域同时用力的学者，推属文金扬。”

文金扬从年轻时代开始即追随徐

悲鸿和吴作人学习艺术，不仅研习绘画，也将精力投入到绘画技法理论的研究上，早年就撰写了《中学美术教材及教学法》，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文金扬应院长徐悲鸿之邀，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长期主持技法理论教研室。他遵循徐悲鸿倡导的“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的教诲，孜孜以求，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将美院的技法教学从薄弱状态发展为正规状态，建立起教学的规范，配置起设备和教具，他讲授的课程为学生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成为1950年代全国高等美术教育“走向正规化”在基础教学上的体现。他撰写的《艺用人体解剖学》、《绘画应用透视学》和《绘画色彩学》这“绘画三书”，成为绘画技法理论的扛鼎之作，传布广泛，影响深远。

文金扬的画作鲜为人知，但他有优秀的艺术禀赋。从他的素描、速写、水彩和油画多种作品中，可见他严谨的造型和丰富的学养，抒发健劲的笔意与创新的感觉。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于新的时代生活，满腔热忱地到生活中去，到人民中去，以丰沛的热情描绘火热的劳动生活。在他的大批速写中，可以看到他到工厂、码头和水库工地的足迹，这些速写取景宏阔，画下了气氛热烈的劳动景象。以《十三陵水库》为代表的油画，更见他造型的功力，尺幅虽小，但视野之宽阔，场面之热烈，感情之充沛，都具备大型创作的特征和感觉，具有落落大方又深涵修养的品质。这些作品毫无疑问应该列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行列，它们既见证了一种时代的生活，也凝聚了文金扬的艺术才华。



打青棵(木板油画) 53x40厘米

1951年 文金扬

幽花小纸墨模糊

——读谢云先生绘画小品

■ 吴川淮

86岁的老人谢云拄拐，眼睛里时时放出光来，你看他像啥？老寿星？不，我看他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执拗的孩子，一个天天做梦的孩子……正因为他是一个“孩子”，他就由着性子涂鸦。在画画中，玩得高兴，玩得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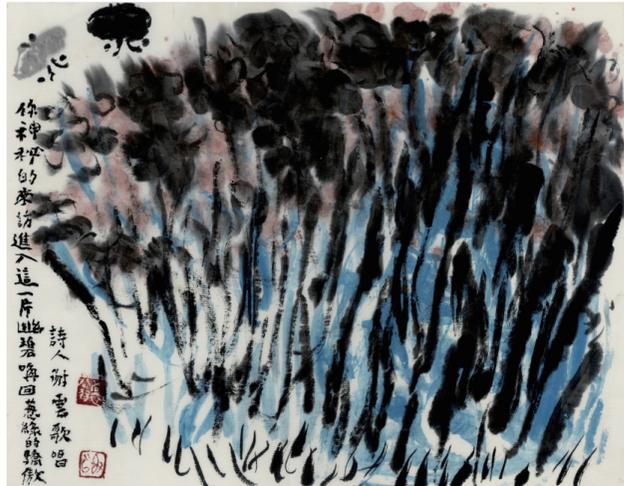
谢老已经几个月不喝酒了，画画就如同喝酒，画得烂醉，画得酩酊，画得不知此身何处，画得把往昔的岁月，自然的天籁，山间的幽步，鸟飞与蝉噪，老树与修篁，都糅进了画里，像潺潺的流水，从心里往外流。我说他不是画在画，而是在倾诉，在尽情地倾诉，夕阳辉煌，时间烂漫，他是为自己搭起了和自然沟通的桥梁，画画，画的是一个透明的谢云，画的是一个“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谢云！

我在谢老的片纸大小画里读出了风雨，读出了童话，读出了故事，也读出了诗人之怀。没有谢老的经历，写不出

那一片沧桑的书法，没有谢老的浪漫，也画不出如苍劫后的纯粹。

“蝶飞飞，花淡淡。”这不是歌词，而是谢云先生给自己绘画小品所题的款。蝶画在中国画中自有一个谱系，蝶既写意也写实，有不同的审美境界。到了谢云这里，是一个诗人写意的蝶，他没有按照《芥子园》中“翅飞身半露，翅立身始全。采香嘴则舒，飞翻嘴连举”等等要求，而是完全地意味化、抽象化、符号化。他以书法的深厚功力，笔下之蝶充满了篆味。

在这些绘画小品中，谢云的题款总是出人意料，仿佛每一个画面的题款都是从空中飞来的语言，自有其特殊的韵律，特殊的语言结构，介乎于诗歌与平调，介乎于文言与白话。这本是诗的文字，与他的画，他的色彩和他所创造的意境都是一体的，别出心裁，意蕴深长。谢云先生所画的花，无以名状，桃



无题(国画) 谢云

黎明前的胜利号角

■ 冯远

自说自画



胜利日(国画) 144.2x98厘米 2015年 冯远

今年农历清明，我创作了中国画新作《胜利日》，一则为了祭奠亲人表达心愿，同时也为了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以今天的眼光和视角去表现、再现那段惨痛的历史，艺术创作需要找到一个恰切的、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图像造型的切入点和经过精心设计的情景细节，进而赋予其所能承载的意义，而且需要可视、可读、可感，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如此才能打动观众。

我试着重温历史，重新沉浸在浩繁的历史文字和影像图片中，尝试以一个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去揣摩真实的历史和艺术中的“可能”的真实。经过反复酝酿、比较、选择，我最终倾向于“胜利”“胜利日”的主题，以此表达前述的历史意义和艺术内涵。但是胜利通常与群情振奋、欢庆热烈的场面有关，艺术的正面呈现难以回避众多不同表情的人物群像的塑造，然而这样的表述常常易流于一般，难出新意；写实的场面也难以链接起作品精神意象，进而引发观众的联想与深思。截稿的时间日近，

正辗转百思难得其解。偶然中一张旧图片在凌乱的素材中露出一角：暮色中，一位老妇人高举木棒敲击挂在大树上的一口残破的钟……它触发了我的思路，令我的联想意外泉涌：胜利—胜利日—黎明—晨曦—朝霞—鱼肚白，士兵一身影—废墟—军号……一连串的象征性符号元素，通过一个人代表了群情激昂，一个背影概括了众多群像，让黎明象征寓意胜利，让欢呼复归静穆，用军号声传达对烈士和死难者的敬意，宣示人类文明战胜邪恶，正义者共同签署联合国宪章，中华民族由屈辱中奋起，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作品中需要一名英姿飒爽的士兵，他可以是彭老总百团一兵，也可以是谢晋元的十九路军士一员，面朝彩霞开起的东方吹响号角，寓意迎接胜利。

构思既定，形式、语言、技法皆为为之服务：我设计让士兵站在废墟、或长城垛口、或四行仓库碎石之上，全副戎装，背侧身挺胸矫健状，逆光迎向道道透过云层四射的曙光吹号，庄严肃穆，俨然挺立的民族脊梁。此

中采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历史意象本不属攻关难题，已经较多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而运用单纯的墨色追求色彩素朴、洗练和某种老照片效果也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表现光影和传统中国绘画计白当黑的特点，则颇费了反复。通常人物画多以表现人物面目形象的塑造来体现内容要旨，我则采用了人物背侧面和形体朝向黎明的逆光剪影式处理手法，着重渲染画面整体意境，但这并不妨碍我发挥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墨代色的技法表现。而若要以计白当黑的品评标准度量该作品，则可能限制并丧失了画面特定环境氛围的营造与烘托，而黎明前的暗夜、云霞四射的曙光恰恰是“胜利日”不可或缺的重要绘画意象元素，此处的黑与白，孰取孰舍，效果截然相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适度吸收光影渲染和对人物背景的笔墨塑造，以尽可能追求主题构思与形式、语言的匹配相谐。

《胜利日》代表我向当年捐躯的英烈、黎明前的殉难者的敬意和艺术家的一颗赤心香。

淡淡的乡愁

——李民的绘画

■ 徐唯辛

2011年前后，我正要去伯克利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走之前恰好在网络上认识了居住在加州的油画家李民先生。因为在线已经聊过很多，他来洛杉矶机场接我，“一见如故”这个词形容我们的初次见面，真是很贴切。他年长我两岁，朴实醇厚，如同他的油画风格。后来我经常住在加州，我们之间走动频繁，绘画是我们之间的永恒话题。

李民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艺术系学油画，恰巧和我同年，都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虽然我进的学院也有个“西”字，却是西安美术学院。77级和78级这两届学生很有特

点：一是年纪偏大，因为“文革”好多年没有招生，社会上积压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尤其是艺术青年，进来之前基础已经很厚实；第二是特别勤奋，能吃苦。一进大学经过学院训练，大都成为功力雄厚的艺术才俊，毕业后能打拼是最大亮点。

李民1992年来美国，仗着精湛技艺，在异乡很快站稳脚跟，打开了一片天地。他在南加州建立了印象派写实绘画工作室，从事人物与风景方面的创作，后来获奖，办画展，当评委，办学校，儿子读哈佛，自家大宅坐落在漂亮的海边，生活事业可谓一帆风顺。

最近有一天，忽然看到他的一批描绘山西老宅的水彩，很是惊艳。这批画构图峻峭，满纸诗意，选题是具有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鼓楼、白塔、老街、旧巷，这哪里是画，分明是淡淡的乡愁啊！我没问他为何没有用油画材料画这个题材，我猜想也许是水彩材料的特质适合表达他对家乡和祖国传统文化的怀念吧，那是一种境界，是中国风，朦胧、惆怅，但仍然坚实和厚重。

我从这批水彩画中看到了新的李民，也许他几十年的绘画和生活经验，加上悟性与灵性，将会使他在艺术之路上开始新的征途。



岁月无声 老宅沧桑(水彩) 51x60厘米 李民